



## 美丽的燕子，飞走了……

武凌霄

第一次见到你，是在新建路小学三年级的课堂上。老师介绍：“这是咱们班新转来的同学，要互相帮助，搞好团结……”你是那么漂亮、得体。在那个全民一身灰的年代，你美丽的容貌和好看的衣服，简直是小公主！我们都记住了你这个美丽的小“燕子”！

后来知道，我俩父母是同一个单位的，我们在一个学习小组，你很快当选为学习委员。我们那一届小学毕业要上“戴帽”中学，你妈妈是中学老师，你转学了，但我和你没断过联系，我们都住剧团宿舍。

你真的好优秀。跳班、考学、入职省级单位。该谈婚论嫁了，你眼中闪着自信的光芒悄悄跟我说，你要找的人是什么样，你遇见了他，一切都符合你的想象。我真心祝福你并为你高兴！随着我们都为人妻母，各自忙着，一度渐行渐远。后来听说你家人生病，我去看你。我记得带去的不是牛奶点心，而是一罐玫瑰茶和一款玫瑰花瓶的香水。我觉得美丽的你，是不能用牛奶点心慰藉的。

再后来，你的家庭出现变故，你说你连感冒都很少的身体也出了状况。我一次次去看你，真的好心疼，更难过！看到病魔缠身经历几次手术却依旧美丽乐观的你，我看到了坚强！疼痛没有将你打倒，失爱也没有使你沧桑，而美丽才是上天给予你的永恒。

一次，我们交谈中，少见的，你哭了，说：“我跟我的朋友都说，我最好的闺蜜做过两次手术，但我一次也没去看望。我病这几年，她一直惦记我看望我……”我泪中带笑劝你：“你本就是公主嘛。别想那么多，日子长着呢，朋友间不计较。再说了，那年我车祸术后在家养伤，不也是你多次发短信通电话，不断鼓励倾听，让我渡过最难过的时候嘛，那比来看我还管用！”

你常对我说：“你平时病病歪歪的，可却没大病，我这几乎都不感冒，却一下子得了这么个病！”我说，你一直都是精力充沛称心如意的，可我有多少不顺呢。你连连摆手，说那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有健康。我说，亲爱的，也许老天自有安排。在你，是把幸福浓缩；而我，痛苦将日子拉长了。

想想啊，就是你这样一个美人儿，直到病重，都秀发如墨，面庞美丽，甚至那鲜花丛中的遗照，都美得令人心碎。也许，就是你的完美，让天妒红颜，不能让你如常人般老朽不堪吧。我理解了，你后来为何总推脱不见我，只把与生俱来的完美和优秀留在大家心里。

美丽的燕子，安息！美丽于你，永远！

## 清明时节思故人

## 念二姨

王灵仙

我姥姥去世时，舅舅五岁，母亲两岁，被邻人称为周先生的姥爷外出教书兼行医，年幼的母亲被接到县城她的姥姥家住。每当有人问她姥姥手里拉着的孩子是谁，老人家总是少气无力地说：“没娘的孩子。”这种时候，母亲就会躲在她姥姥身后默默掉泪。几年后姥爷续弦，母亲有了继母，二姨就是我的后姥姥嫁到周家生的，二姨小母亲七岁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

二姨出嫁后，她家村南二里地是姥姥家，村北五里地是我家。二姨总是隔半月十天就骑车从五里外的北徐村来到开栅镇，风尘仆仆地来看我们。有时车把上挂个网兜，兜里装些吃的；有时后座绑个袋子，里面是豆子、萝卜啥的。秋天，二姨会带来她家院子里枣树结的红枣或她家地里的红薯。我童年的记忆里，二姨家的红薯是最好吃的，二姨家的红薯是最甜的红薯。我们家没有枣树，也不种红薯。红薯适合旱地种。文峪河从交城山上流到平川，进入文水县一个叫吐头的三岔口，所以有“交城的山，交城的水，不浇交城浇文水”的俗语。三岔口向南是二姨家，向北是我家，河流在此处向北拐了，所以二姨家旱地多，而我们村全是水浇地。况且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开栅是农业先进，小麦亩产夺千斤的新闻上过《人民日报》与中央广播电台，这样金贵的水浇地不舍得种杂粮薯类。所以，二姨常送些豆类、薯类给我们。

其实，二姨跑得最多的是姥姥家。姥爷过世后，姥姥跟舅舅一家过。二姨带上孩子回娘家是家常便饭，母亲却很少回娘

家。即便是正月里需要走动，也是打发我去，母亲一般是准备好礼品，告我一声：“给舅舅拜年去吧。”等我到了舅舅家，二姨总是早早就到了。

二姨与我母亲拌嘴次数不少，有几次，我看到二姨高高兴兴来，抹着眼泪回，就知道姐妹俩又拌嘴了。慢慢地，我知道了她们拌嘴的原因是因为姥姥。姥姥不识字，姥爷过世后日子艰难，姥姥将姥爷的存书当柴烧，眼看着一本书冒着蓝烟化为灰烬，母亲心疼，但她不敢阻止也阻止不了继母的做法。多少年后，母亲还拿姥姥的糗事说事，总是数落姥姥的不好，二姨总是反唇相讥直至翻脸。逢年过节，二姨总想姐妹俩一起回娘家，我母亲总是推脱自己身体不好。

母亲本来身体健壮，上世纪60年代，她干啥都是积极分子，又是突击队先进队员。后来有5个孩子的母亲带头做了绝育手术，术后没几天就下地劳动，加上她之前生了孩子没人侍候，坐月子落下毛病，后来一直身体不好。二姨来了，总要帮母亲干些力气活儿。我去县城读高中，二姨将我的旧被褥翻新，一层一层絮进新棉花。后来我又去汾阳上学，还没毕业，母亲就病故了。

姨怀里闻着香，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，总有二姨鼎力给我慰藉，让我感到母亲般的温暖。我出嫁时，二姨为我一针一线缝制绸缎棉袄；我生小孩坐月子，二姨抛下家中老小来为我熬粥煮饭忙前忙后。

岁月催人老，不知不觉，二姨已走过85个春秋，今年清明节未到，二姨永远离我们而去。哭二姨，悲苦心痛泪两行。多少年，慈母般的关爱有姨娘，离多聚少寸草难报春晖光，夙愿未还，只留下无尽的思念……

## 三忆老丈人

郭晋

脸，红了的眼眶，满眼的疼爱。多年后，当我有了女儿，我才感受到一个父亲送女儿出嫁时的心情。抱不动女儿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孩子要离开，意味着自己老了。

三忆：我要回家。人生憾事，是昨天你谈笑风生，转眼却已不在。老丈人生病三年，治疗效果不错。照医生的评估，只要按时吃药，不再恶化，三五年都没问题。医生这么说，我和妻心里就踏实了。上个月初，老丈人突然要求来太原检查，妻子赶紧招呼挂号、化验，因病床紧张，当日未能住进去。夜里，大舅哥来电话，说老丈人要回襄垣老家，我们只是因住不进去想回。没想到隔日凌晨，老人却无法进食，引发呼吸困难，终不能扛过这一关。爸，是否你决定回家的那一刻，已经明白，你我无缘再见？

我赶回家中，你已离去。看着照片中微笑的你，想起了十年前的那个中午，你的微笑给我的温暖。十年前，我与从陌生到熟悉，从相识那一刻就有了改变，变成彼此的依靠。痛心的是，十年后，我却失去了你。

如果一切可以重来，就让时间再慢一些吧……

## 连载

有的只是空叹惜！老农边说边流泪，我听着看着也是动了心魄。古人有言，救荒无奇策。既然来到这个边远贫穷的地方做官，就要到处走走看看，查明实情，请皇上蠲恤，免除赋役，赈济饥贫。度过旱灾后，再寻出一个让人能脱贫的良方。

说到此处，两人的心情都很沉重。此时夜已静，滚滚涛声来到枕上。张象蒲对许穀说：“听涛何如观澜？”许穀笑答：“你所言诚不妄，河上有观河亭，明天我让两个佐治陪你去。这个景地我还没去过，何不想陪你一起听涛观澜啊，可我刚来未久，忙碌的事情还很多，请你见谅。”

第二天，张象蒲由许穀的同里师爷沈天叙、陆来珍陪伴，策马出城。往南越过涧河，沿着河堤行进不到二里，就到了观河亭。亭子建于绝

崖上，有诗碣卧于颓壁间，已不可尽识，唯一块断碑临悬崖上竖立，有七八尺高，镌“天上来”三个大字，碑后题“太白”二字。张象蒲对此不信：“或因李诗假借耳，实不闻太白至此。”此亭不甚巍峨，但形势尽来。张象蒲凭栏一眺，三面之胜悉收望中。往下看，奔流与乱石相搏，气势澎湃，雪卷雷轰，真是蔚为大观。隔岸山形，中间断裂处为七盘鸟道羊肠，景山在其后。河以南冈峦叠出，最高者为黛眉山，而景山又高出黛眉山，俯河如环，《诗经·商颂》所说的“景员维河”即此。亲眼见到景毫之地就在垣曲，张象蒲的心情如同大河奔流般地澎湃起来：“渡南北两邑，分疆邑各一艇，烟霭波光，互相离合，棹歌既发，人影与凫鸥浮沉巨浪中。于是流盼东西，望穷忽接，回



67

苏  
华  
著

作家出版社

### 《大夏禹都》节选

视观澜，如立天际，觉河山胜概尽在斯亭而徘徊不能去。”在返回的路上，于马上口占二律，回到县衙出示给许穀，且告之曰：“潼关之雄也，以关龙门之险也，以楼而阳壶之奇也。以亭享物也，而作亭者人也。潼关当燕晋秦蜀之冲，禹

绩龙门最著，故关与楼得以不废。阳壶越在僻远，问津者非愚则俗，其寂寂无闻宜矣，而此亭岿然犹存，则山水之神气固未尝去也。”张象蒲在垣曲衙署“听涛轩”连住两夜，回到临汾，就写了《毫都辨》。

被汤登泗视为异端邪说的张象蒲，在垣曲却遇到一位知音——安清翰。

安清翰（1728至1791），字仪甫，号雪湖，垣曲本土人，清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进士，安徽潜山知县。其父安受祺为浙江金华知县，其弟安清翘为陕西三水知县，是闻名垣曲的文化世族，有“一门三进士”的美谈流传。当年，汤登泗纂修《垣曲县志》时，在乡等待补授知县的安清翰，还被汤登泗聘为纂修《垣曲县志》的“纂辑”。安清翰著有《雪湖先生文集》《有竹草堂诗稿》《尚书

录》等。尤其是以垣邑阳壶城东之“瓠邱亭”命名的《瓠邱亭笔记》，显示了他对家乡古地名眷恋不忘和对先秦史典故的熟知。他感叹“垣曲者，乃成汤古毫都也”，“怎么史书所载与世俗相传竟然各持一地？”“皇甫谧说在穀熟，郑康成说在偃师，杜预说在蒙城，《归德志》说帝喾商郊之毫城，汤自商郊迁焉。相传亳州即亳，长葛即亳，一说宁陵有葛国，一说郟城有葛城”。噫嘻！你们真行，毫城与葛，竟然弄出这么多“毫”来，而且还是“说”！要知道，“说”这种文体一旦把你的论点推出后，是需要实证据实迹来支撑的。凡事必有“说”而后才明，所以“说”者也必须要有能被人验证的实据，“说”出来的见解人们才信。